

新笔记小说系列

城市笔记

◎ 阿 成 著

笔记小说骨子里的凌厉与尖刻
是陈酿出来的，那股滋润的新鲜劲儿，在于自信和平易上。这样的文体，能保鲜到21世纪。

阿成



主编：王立

安徽文艺出版社

城市笔记

阿成著

新笔记小说系列



城市笔记

阿成 著

责任编辑:鲁书潮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省地方志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75

字数:390,000

版次: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447-1/I·1340

定价:18.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天堂雅话

1 远 客	3
2 夜 话	9
3 乌苏镇.....	13
4 回望古城.....	16
5 钱 水.....	22
6 餐 客.....	28
7 小菜驴.....	33
8 甲 子.....	38
9 驿站人.....	43
10 精 神.....	55

逸事消遣

11 流 犯	67
--------------	----

12	张 春	71
13	王亶望	73
14	方氏与吴氏	76
15	季开生	79

人间揽胜

16	上 弦	83
17	郭先生	87
18	西伯利亚的鲜花	91
19	老 尤	95
20	王先生	101
21	火 锅	104
22	女诗人	108
23	知青朋友	112
24	刘先生	120
25	二母亲	125
26	杨干事	130
27	李干事	135

人间俗话

28	掌鞋的	141
29	卖针的	144
30	卖胰子的	146

31	卖假药的·····	148
32	刘大吃·····	151
33	拉手风琴的·····	154

春风自在扬花

34	良 娼·····	159
35	梁家平话·····	170
36	横 事·····	186
37	木屐·水饭·活树·····	198
38	正正经经说几句·····	211
39	盐碱滩·····	230
40	年关六赋·····	245
41	东北人,东北人 ·····	264

风流慷慨过流年

42	老柳拣回一只猫·····	277
43	90年的秋天 ·····	281
44	安和街到了黄昏·····	285
45	我们兄弟姐妹·····	289
46	文疯子常在繁华的大街上走·····	293
47	黑龙江的山很多了·····	295
48	我新搬的这个楼·····	298
49	韩先生·····	301

胡天胡地风骚

50	蘑菇气·····	309
51	走 廊·····	342
52	欧阳江水绿·····	370
53	胡天胡地风骚·····	397
54	与魂北行·····	455

天
堂
雅
话

远 客

秋节初至，冗长的俗事，总算“哭”出个头绪了。一时有些扬眉吐气。顺下笔，抬头方知，此身已被好厚的月辉披过多时了。小人兮小兴，便把酒来独酌，三二盅嘛。频频浅啣之下，休休的夜风吹将起来了。随至的潇潇雨也终于宏鸣大奏起来。酒人，于这宇宙的一律水唱之下，兀然感愤起朋辈的悬心于贵势，与役世于高名的种种累色来！人生的这般图画，真是教人颓然。

古人说得好：颓然寄淡泊，空故纳万境。走！出去走走！远足乌苏里去！仙一回，神一回，人一回嘛！

抵乌苏里，必先足抚远，再次，方能买车去抓吉镇。听人说，到了抓吉镇了，距乌苏里江的江水，仅有几步之劳，倘一时收不住脚，是可以湿了鞋子的。

“秋气满天地，胡为君远行”。端的是好景致呢！

乘车的客，一色的东北渔汉——一个个刀砍斧剥出般的壮汉！多好的话说出去，也担心他们生了气，火了人欸。余脸上的小心模样是不难想见的。这些渔汉，多是古驿抓吉的（抓吉古驿，古马也长嘶，几乎是最后一站了呀）。秋天的渔汛即到了，渔汉们须早出一天，到抚远县来，购买些渔具呀，一如织网用的尼龙绳呀，或

铅坠儿，或机帆船上的一些零件。余下的散钱，哥几个，可一定要去喝一顿县城的酒家（酒不兑水，一杯连上一杯，干罢！哈哈。）醉醉美美地踱出来，再给自家的女人买些开颜的物件（嘻！），给孩子买点欢喜的小把戏。一切都殷实了，哼着“小妹妹儿，你像条鱼儿，像呀么像条鱼儿呀”，摇到长途客车站的候车室里头去，与一样的水哥们，牛牛驴驴杀杀砍砍起来：“你喝多少你喝多少，还敢跟我吹！现在我尿的尿也有30°！”

累了，便睡。专候二日的早车。

抓吉呀，漫远哎。车须绝早开出。这样方能在晚日红红息下之前，抵至终站。渔汉子们也能赶上家里女人备下的热饭、热酒和一脸鲜鲜的柔色。

牛圈模样的长途客车站，发车的铃声惊地一响，车便醉了似地开了出来。负之远行的客车，式样已是很旧很旧了。开将出去，若不停下来，便要永远哗哗啦啦地鸣响下去。车上的座席，均破败了。难着脸，虚虚地坐上去，即使吊着一腔的气，修远行程，也一定是难熬的罢。

单是，心绪却是非常的好，赫然的好。况且，车（吃力地）一弯上土路，碧色的浓江，便渐次近来了，近来了。贯流远上的浓江，已被晨光抚成一片灿烁的白鳞。白鳞之城，短树飞舟，浮浮可观。阔然地望开去，一切便仙界一样朦胧起来了。洒家得获的心境，竟是几分佛门的宁远与泊淡了——

开车的师傅，那张有半百之龄的脸上，布满故事。手上的舵把，转得极油极油。心里对路面熟透了。一颗烟卷在嘴上来来回回地玩着，玩得醉人。并哼着乡里的小调儿：说是有那样那样的一个女人，丈夫死了，埋了，哭哇。女人不易呀，鸟也落泪。又说有一个叫六子的傻子，总去帮她，就唱的这帮啊。一帮什么什么，二帮什么什么，一直唱到十三帮，真是教人脸红，心也一紧一紧

地跳。一车的客就笑，说老车豁子哎，坟圈子拉弓——色(射)鬼一个哎。半百之龄的货，便在司机座上扭腰。大家就笑死过去了。

一时不觉，车厢里又静得好苦。

每每的野田，悠悠的碧落，在车窗外慷慨地开展着。在这空明四鉴之中，似乎凸现着高人一层的命意。一时又教人容肃情起来(于此之下，余蛰居都市里的诸般尴尬，愈发不能庄雅起来了)。

车中的客，大都是认识的。一水里浆，一江里渔嘛。人不亲，水还亲呢。这糙手送过一支烟去，那糙手便接了：嗤——，划着了火柴，点上点上。再清了痰，咳净了腔子，来话了：

“哥哥哥哥，你说你说，偏脸子去年拖上来一条大鲤鱼。壮妹子的腰哇！八百多斤哎。”

这双鱼腥腥、糙裂的拙手，可可地叉开十指，又计算地屈回去两根。

渔汉们便笑，点着这一双糙手的脑门子。

又说了：“偏脸子，一家伙发了，肥了。颤得走路走出秧歌了。嘻，抬头纹都美绽开了呀——”

一个接了话：“听说，刘镇长带他到县城去报喜，偏脸子鬼刺刺的头，是他娘们亲自给剃的哩。”

“嘻，偏脸子的娘们……”

又说：“刘镇长说了，今秋开滩儿，谁要拽上个大家伙，他就出血摆一桌。全弄猪下水！有功的，烧酒、白酒，都去阔阔，疯它一把。”

又接了话：“出血出血！大鲤鱼不是大马哈，知不？知不！放血，噯！日人噢！”

……

路泱泱然。浅水平桥，垂杨古树，了不见人。客车哗哗啦啦

地摇走，醉了似，仿佛也吃过了那一挂肥肥的猪下水，浓江深碧的一切，也都不放在眼里了。

司机一边瞌睡，一边梦牵着舵。

陌上的野草，高过牛脊了，厚厚地浓了过来。碧走的浓红，愈发地细了，远了，终于被无际的壮草遮了去。客车在草海中行，远观，只挣出一个顶，一浮一浮，时见了，时不见了。

车中的渔汉，话也时续时断，随车闲走。

车窗外，几矗土坟，憬然赴目。土坟多已平凹下去了，与临野自吊的傲傲新冢，多着几分老辣。

与我同座的女人，临靠车窗一面。她一直在静静不语地坐，一直在默默不语地看。头一直扭向窗外（行途中似不见她动过），并用手遮挡面孔，使人无法见到她的模样。

司机清爽了，点了颗烟，又哼唱：说那女人呐，脸儿，腰什么的。唱得很怪很怪，仿佛他的灵魂已陷到了地下，这伤人心的歌唱，是从另一个世界传出来的。

草势渐渐缓了。炎炎的白日，高悬在世界的当中了。车中的空气便热辣，便难熬起来了。西面的一排车窗于烈日的烤炙之下。灼灿得叫人不能作看。

临座的女人，面着这灼灼欲化的一幅，依然那样一丝不动地坐着。

女人是颇年轻的。秀瘦一身，足 30 岁的样子罢。衣服的旧势，已十分的显见了。歇在膝上的一手，骨历历的白，松松地抓着一只空瘪的布兜——实在平淡得很。单是，那件上衣的领边儿，却嵌着一环乳色透明的花边儿（显然是她的手工）。这使她的女气、柔气，一下子十足起来。只是，她的面孔仍是看不见的，被那手遮着。似乎她很甘心，很情愿任炎炎的赤日烤炙。

车中刀削斧剁般的渔汉，似乎并未感到这女人活的存在。偶有一眼不经意地投去，都极快地收回目光，继续渔人牛牛马马、

杀杀砍砍，有一搭，又无一搭的话题。

于此之一，我不觉对自己有些乏味了，有些无聊这庸人的玄想了：“风吹水皱，干依底事？”便散了眼，于客车的一浮一落之中，头耷胸界，瞌睡了。

醒了，枯寂的脑里，又是不绝于耳的哗哗啦啦。于这车行的哗哗啦啦之中，车厢里的渔汉们，大都凶凶恶恶地瞌睡着。

司机一脸惆怅地看见前途，任心思漫着。

我转身望，视网里，抓吉镇的远景现了。眼里的一切都恬淡且温怡地好看起来，天上人间了呀。

兀地想起临窗的女人。

她依然那样姿式一动不动地坐着，那只手，依旧在遮着她大半的面容。

腕上的表针，已走过几个小时了。

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呢？我衔了一颗纸烟想。

我决计抵终点时，再看看她的面目。欲从她的表情上，译出她塑然不动的道理来。

抓吉到了。

夕阳圆壮得正好。金灿灿的光，斜漫过来。小镇好舒心啊。

终点的客车下围了好多人。俏俏渔婆最多，眼芒灼灼，都热热地盼了两日了。都笑着，骂死鬼死鬼；说他爹啊，怎才回么？又亮过脸去，对那渔婆说：俺当家的啊，就是凸一个傻哟。便都格格笑起来。再接兜子，再拽袋子。男人便说：小心小心！加小心。钱来的，是汗，是血呀。都笑，都操，都美美地。

汉子说：等下晚的。

渔婆说：下晚怕你？嘻。

来一个下车的，便是那个临窗的女人了。于明明亮亮晃眼的

夕照之下，这女人的那张油灼水烫般的脸，一览无余地现了。这一张紫色的凸凸凹凹，沟沟壑壑，分明是被一锅滚油，抑或一盆沸水，彻底地浸过了。

这个年轻的女人似乎没有挣扎。

她的五官在凸凸凹凹之中，也实在难辨了。

车下的渔汉、渔婆们，对这张脸，到底是视而不见的。这到底的视而不见，竟也包括那些渔娃。人们单是在嘻笑领挽的进行中，不动声色地给她让出窄窄的一路。那女客，便拔起身子，一蹭一蹭，挪了出来。

她努力地低下头去，手上抓着那只空瘪的布兜，朝着日欲西平的博大一线，匆匆地走去了。

那位岁在半百之龄的司机，倚在车头，一动不动，哀哀地看着她。

她的背影，在桔色的晚辉里，极柔。

或许，她是回娘家；或许，她是刚从娘家回来罢——我想。

入夜，庚星灿烂的乌苏里一域，又天堂般地静谧起来了。

夜 话

抓吉镇，是极小一个镇子。

一断一断的，或砖或坯，只有一溜平房。平房之前的土街，不甚宽。走堂堂渔汉，扭俏俏渔婆。也摇鸭，蹶鹅，跑狗，慢老者，快孩子，颇不寂寞。天雨了，天雪了，也要落在上面。秋日，湿湿泞泞，粘一街的黄叶。

土街，其实也是乌苏里江的一段堤岸。临水的一坡，是一排鞠向水面的柳树。这里的柳树，有诗样的名子，叫“江柳”。江柳的干上，早晨，晚夕，常牵着几只闲船。入冬，便要被渔汉子拖上来，扣在街边。扣船的底上，都要覆一层茸茸的雪被。很好看，涉在江边的柳，收不回了，任其冻住。春一到，这柳，那柳，依然要漂亮地舞给你看的。

小镇的西端，是一片兼作客棧的私家饭铺。我因腰有旧疾，得知那里有领颇热的火炕，经人导引，便歇在那里了。

这饭铺，说来，也是寻常的一家。有客，便是饭铺、便是客棧。单是多些陌生的话，多些格外的风景而已。无客了，淡淡地过冬春更换的日子就是了。

饭铺的掌柜。姓侯，值中年。生来憨朴的样子。腰边的女孩，妩媚可人。五岁，或六岁的样子罢。

饭过了。’夕阳正红。便坐下闲话。

掌柜告诉我说，他的女人走了，已经3年了。我说她到哪去了，一定得这多的年光么？他苦着脸说；走了，就是死了。这时正是春尾。故又说，乌苏里正要开江，风猛着，晚上还下了一场春雪。说过了，便扭头看窗外的逝水——。好久，收回目光，抚着他身侧的女孩，说，我们爷俩儿也挺好。并笑笑，笑态里，似乎隐着几分胆怯。

我告诉他，我也有不开心颜的事。

掌柜却肯定说：你是城里人，又是作家，要好。

我就笑了笑，一时也无言以对。

便一同吸烟，一同看江面。江面上只有一堵短短的血色了。

掌柜告诉我，他先前并不在抓吉，老家是拉林。

我说，拉林我知道。其实离哈尔滨很近的，我去过。是不是有一条拉林河哎？

他说有。便不言语了。

我叹了。说，美不美，家乡的水嘛。

他听了，愣了好大一阵，才使力点点头。仿佛我说了怎样石破天惊的话语。

于此之下，我无言可寻了。

无言可寻，便勾下头，把烟吸得丝丝地响。掌柜虾着身，两掌合握一起，粗粗糙糙地搓着。

小女孩指着窗外：叔叔，你看月。

掌柜和我，便一同举头去看。

月，橙绒绒，果然极好。圆圆的，逼得很近。仿佛，推开房门，穿过饭铺外的栅栏，是可以走进去的。

我说，好月！好月！

掌柜也赞同地颤起头。

女孩便羞了，把头埋在掌柜双膝的凹处。